



揭男人的短,揭女人的短,嘻笑怒骂皆是一片坦诚。

两人世界丛书

女性心态实录

柴燕蒲 乔琛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

● 两人世界丛书

女性心态实录

柴燕蒲 乔琛 著

京新登字 022 号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通过女人对金钱、对权力、对生育、对情爱……对世俗生活的一切所持的态度和所发泄的嘻笑怒骂的情绪中,坦露了女性神秘而又多姿多采的内心世界。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,反映了在新旧观念激烈冲撞的变革时代,女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由于性别的差异,女人比男人面临着更多的困惑,承担着更沉重的心理负担。因此,她们的思考更贴近生活但也更容易走入极端。本书不仅为女人,同时也为男人提供了一面镜子。通过这面镜子,我们发现传统女性的塑像已经被打碎,而新的女性形象在哪儿呢?是镜子里这样的吗?

两人世界丛书

女性心态实录

柴燕蒲 乔 琛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100032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4.75 插页:2 字数:115千字

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7,800册 定价:3.20元

ISBN 7-80088-249-7/C·42

目 录

人类是上帝的杰作,孩子是女人的——

●杰作 (1)

松柏生长在岩缝,女人生活在——

●夹缝 (16)

时装、化妆品固然是女人的嗜好,但除此之外,女人也有——

●官瘾 (29)

你是女人,所以你不敢说你也有——

●性欲 (43)

男人与金钱孰亲——

●金钱 (56)

女人是男人的脸面,房子是女人的——

●脸面 (70)

如果你爱丈夫并想让他专一爱你,就不能没有一点——

●醋意 (83)

奴隶解放的口号是“均贫富”;妇女解放的口号是求——

●平等 (96)

女人最不善导演的戏是她自己有了——

●外遇 (108)

女人为什么想出国,女人为什么不——

●出国 (119)

她是谁 (134)



人类是上帝的杰作，孩子是女人的——

杰 作

你挺着肚子按部就班地量血压、称体重、测身高，然后努力做出不那么笨重的样子蹭上床……

最后，那位半老不老的医生，操起半熟不熟的“医生笔体”……

你边提裤子边凑近了猜，当你猜出是这么几个字（胎儿发育迟缓，住院）的时候，你感到脑袋“嗡”的一声。

怎么会呢？你哆哆嗦嗦接过诊断书，提心吊胆地问道：“医生，不要紧吧？”你的声音听起来快要哭了。

“不要紧住院干嘛！”医生以她惯用的职业口气，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我是说胎儿会不……”

“这人怎么这么罗嗦呀！”医生极不耐烦地打断你，冲门口喊道：

“26号！认是26？”这个声音使这里的气氛极象监狱甚或屠宰场。

你只得走出诊室，你沉重的肢体显得越发沉重，下意识摸摸凸起的肚皮。

“这孩子将来准错不了，瞧这肚子多足实呀。”耳边听到的都是赞美之词，没人说“你肚子太小，将来这孩子怕是发育不良。”谁愿讨这种没趣儿呢？

怕是医生搞错了吧？再回去问问。你调转身又躲躲闪闪绕过人群踱到诊室。

“医生，您看我是不是做做B超。”你尽其所能，献上最最虔诚的微笑。

但你还是没有躲过医生的“枪口”。她当时正在往手上带胶皮手套，听到声音，朝这边斜了一眼。你刚准备再重复一遍，她甩出一句“外边排队等着。”

你于是知趣地往门口退，刚刚退出肚子，就见医生的脚极熟练地那么一勾，门便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来到街上以后，你惊恐不安的心情平静多了。你对医生的态度实在是半点也不该计较，碰上你这类孕妇是怪令人讨厌的。再后来，你完全沉浸在住院本身的愉悦之中，并对那位医生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不是么？她赠给你的将是一个温馨的舒适的环境，这不正是你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吗？那里一定会比你目前的处境更

充满家庭气氛。

你将拥有一张专门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床位，用不着当“游击队员”了。

“想要房子，先生孩子；有了孩子，才有房子。”

好心人的这个坏主意，让你吃尽了“游击战”的辛苦。今天娘家，明天办公室，后天睡丈夫的集体宿舍。可当初，你还认为这主意真她妈盖帽儿呢！

无处栖身，自然更无处开小灶。享受大锅饭，从娘胎里就开始。说是 12 点开饭，11 点半就有不少持勺拿碗的堵在门口，准备着当门启开一条缝的时候抢先挤进去，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上前，打一份可口的饭菜。全局里唯独你们科遵纪守法，必等铃声响过方才步入食堂。忙时如此，闲时亦如此，宁可捧着一张报纸耗时间，从商品广告看到寻人启示。记得有一天电铃坏了，你们傻等到 12 点 40 分，居然谁也没有看表，醒悟过来赶到食堂，桌上的残羹剩饭也已经打扫干净了。

细心观察，科长总是与你谋而合——买食谱上最后一道菜吃。你断定，科长绝不是象你一样出于经济上的拮据而食素，因为她老伴在外贸，而她又总是把自家的进口玩艺儿挂在嘴边。虽然不曾到科长家一饱眼福，但你丝毫不怀疑她的富有和阔绰。她的食素实在是因为肥大的肚皮下面脂肪过厚，需要变换口味，需要减肥。

你是科长手下最听任摆布的一名科员，科长不发话“吃饭吧。”你绝不起身。因为科长的做法正合你意，不违犯纪律又不用挤来挤去，还省得那些专盯着别人饭碗的人，笑话你寒酸。

然而，非常时期的你，几乎快要不能同科长保持一致了。时针刚指在 11 点上，你的肚子便咕噜作响。孕妇的食欲来得迅猛又难以自控。科长看你一眼又埋头看那份看了一上午的

文件。她显然是听到了一种什么声音。其他几个人肯定也听到了，因为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伸个懒腰然后看表。你感到十二分的内疚与不安。你忍着，可是紧接着又来了一声更响的“咕噜”声，一定是肚里的小家伙儿饿得不行啦。

这回谁都好象没有听见，但你感到，除了科长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想笑，但都竭力忍着。终于看到有人边吃边从窗前经过，终于盼到救命的铃声，“噌”一下站起来，反应之迅速绝对超过手指触电那一刹那。盯着高悬的食谱，递上衷心的渴望。但是，想吃的已经进了别人的肚子，剩下的是你不想吃的。

在身体的特征公开化之后，你曾暗示过孕妇对某种食物的过份渴求和对某些食物的强烈厌恶，无奈科长摇摇头，表示不可思议。你为此谨慎地打听科长的生育史，得知科长生有二男一女，成活着却只有一个，够不幸的。女人对生育之痛苦竟如此健忘。

有几次你实在快要克制不住了，“走你的，管她说什么。”你给你自己鼓劲儿。你已经攥住饭碗了，但你怎么也迈不开脚。你还希望晋升。晋升，是一个机关干部最可怜的也是最崇高的目标。

你努力分散注意力，不去听那当当的碗声，不去正视那诱人的食谱，鼓起勇气把不想吃的食物当吃药一般咽下去。久而久之，你的欲望终于被你降服了，什么食物都可吃可不吃，再没有特别想吃什么或特别不想吃什么的感觉。你又与科长步调一致了。为此，你在全局整顿机关作风大会上受到点名表扬。

“我要住院啦！”你向家人宣布这一喜讯。他们愣了半天，以为你那最神圣的时刻提前而至了。

“别听那些狗屁医生的，有苗不愁长。”母亲说。

别的你不敢说，你母亲生孩子的经验你绝对信服，她在极端贫困的境况下生了一男四女，而且居然都活了。

你手脚不停地收拾东西，衣服、被子、奶瓶、尿布……整个儿一个“皮包公司”。

“你是住院，不是搬家”。大夫提醒你。

“我的感觉正相反，是搬家不是住院。”你回答。

你兴奋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丈夫扛着行李送你到医院，来到住院处窗口，你丈夫伸长了脖子，“医生，住院是在这儿办手续吧？”医生正专心看一张小报，根本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。你丈夫又重复了一遍，再加重语气重复一遍。医生终于抬起了昂贵的头，轻蔑地：“没床位”。

你们刚离开窗口，就见又来了一个男人。“哟，来了，嫂子呢？昨天就把床位留好了。”窗口传出热情洋溢的声音。

“我操她姥姥。”你丈夫骂道。

“来”，丈夫搀着你就走，你以为他要找谁评理，却被他拉到一个避人的旮旯里。丈夫掏出圆珠笔模仿“医生笔体”在“住院”二字的前面加上“即刻”。

回到住院处窗口，丈夫不露声色递上诊断书，那位医生接过去看了足足三分钟，然后又抬头看看你丈夫的模样，终于极不情愿地伸出手说：“钱”。

你就这样住进了医院。你新奇地摸一摸床架，开一开床头柜，然后一头躺在松软的床上。啊，好舒服呀！

这天夜里，你梦见自己有一套漂亮的房子，里面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应有尽有，你站在穿衣镜前欣赏着自己雍容的体态。突然，一个男人从后面将你抱住，这男人不是你丈夫，而是那位向你求过婚的丑陋不堪的人，他父亲是师级干部。你被惊醒，意识到是上帝托梦提醒你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

8点钟，医生查房。

“12号，预产期是哪天？”其中一位显然是主任医生，边翻记录边问。

• “7月4号。”你回答迅速。

“还有两个月呢，怎么这时候就来了？”

“医生说胎儿发育迟缓要住院。”你尽量回答得圆满，生怕露出一丝破绽。

医生翻到诊断书，皱了皱眉头，然后合上本子，说：“上床吧。”

你规规矩矩躺到床上，任凭医生摸来按去，不敢轻意动弹。

“也不是太小。”她对另外一个年纪轻的医生说，“不一定非得住院。”

“医生说有先兆流产。”你赶紧补充道。好不容易住进来，可别再被请出去。

医生笑了，“起来吧，多吃点，没事儿。”

“唉。”你一下坐起来，真想给这位会笑的医生鞠一躬。

医院不是家，孕妇的病房也不是。处处充斥着来苏水味，所见多是些或痛苦或冷漠的面孔，笑脸在这里极其稀少，因而也就显得特别昂贵。夜半三更，阵阵毛骨悚然的呻吟声突然把你惊醒，生的呼唤原来和死的挣扎一样恐怖。

但是，你既然来了，便是走进戒严区，想出去就由不得你了。你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狭窄的院墙里，探视的时间和人数也都有严格的限制。

你无事可做，你的同伴们其实也都无事可做。看书？谁的床头都是些翻皱了的《育儿常识》、《孕妇须知》，怎样哺乳、怎样换尿布之类，差不多全倒背如流了。除此之外，你找不到一

本别的消遣书，言情、武打、破案跟孕妇无缘，这些东西看多了，没准生出个“多动症”或“情种”什么的。

孕妇唯一的活动是聊天，躺着聊，溜达着聊。比男人更明显地表现出“同性相斥”的女人们，在这里找到共同语言。于是，女人一辈子聊不完谈不尽的永恒的话题——孩子，便在这里开始了。

“你喜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？”你的左床上的声音跳到你的右床上。

“我可不喜欢男孩子，娶了老婆忘了娘，白养。”左床不等右床回答，就又开始说，“不过人家都说我的肚子象男孩儿。”她是得了便宜卖乖的女人，自信那便宜十拿九稳被她所得，所以提前来卖乖。

“反正是一个，男女都成。”右床说。她是京郊县城的菜农，之所以远道而来住进了这家专管生孩子的医院，一定是家里有钱，也花了不少钱。

“只是”，她接着说道“丈夫是独苗，全家人都指望我生个儿子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”她的神情有些恍惚，直勾勾地盯着床头柜上那瓶山西老陈醋。真不知这位负担着承前启后、续接香火的农村妇女，饮下几瓶老醋了。

一阵缄默。命运之神悄悄来到你们身边，她的手里扣着两张底牌：红桃和黑桃，她让女人从中翻一张，命运凶吉全看你的手气了。

你的丈夫虽然不是独苗，虽然他嘴上也宽容大度，说男孩儿女孩儿对他都无所谓。但他为你收集的婴儿图片却都是清一色的男孩儿。这种“强化教育”确有神效，你的梦境中的孩子虽然有时象他有时又象你，有时是科学家有时又是画家，但总是毫无例外地长着一个可爱的小玩艺儿。

“你呢？”左床问你。

“我？我说不上。”你的确说不上。想要什么和应该要什么是两个概念，不要孩子的女人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，况且孩子又是爱情的证明和纽带，他（她）确能使一些毫无共同语言的夫妻平添无尽的话题，使不怎么和谐的家庭依然“固若金汤”。只是你们的夫妻生活刚刚开始，生命的奥秘你还一无所知。当务之急是“整顿经济秩序，治理经济环境”，生孩子是一种高消费，不合家情。只是由于“政策”上的失误，才提前开始了“第二个五年计划”，如今想“下马”也已经来不及啦。你曾经科学地规划过的在经济、季节的最佳时期，在身体情绪的最佳状态培育一个优良品种的计划彻底破产啦。强烈的妊娠反应把你折腾得死去活来，你甚至怀疑腹中日日生长的是一头怪兽，每时每刻吮吸着你的骨髓，撕扯着你的生命，正在与你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。若不是丈夫和母亲的阻挡，你也许早就把它送上手术台了。

不少男人对妻子妊娠的痛苦无动于衷。在他们看来，生育不过是女人天生就该忍受的许多灾难之一。为了使女人服服贴贴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痛苦，他们捏造出一个所谓的上帝，说夏娃只不过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，是个不完整的人。夏娃诱惑亚当偷吃禁果，上帝便用生育的痛苦来惩罚夏娃。男人的特权也似乎是上帝赐予的，他们满足了一时的快乐，身体不受任何损害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，让女人独自承担难熬的痛苦。尔后他又走过来指手划脚，你应该生个男孩，你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男人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人呢？你好恨！吃不下饭的时候你见不得丈夫狼吞虎咽，恨不得把他的饭碗扣在地上；失眠的时候尤其不能忍受丈夫的鼾声，恨不得把他摇醒陪着你。

男人们认为，女人怀孕以后的任性蛮横是由于女人居功自傲。所以，他们特别热衷于试管婴儿的试验，试图更容易地无须女人的代劳便能得到孩子，把女人唯一的引以为自豪的这部分特权也剥夺掉。

其实他们错了。女人一开始并不以生孩子为功劳。她所以处处表现出敌对情绪，是想以心理上的优势补偿生理上的劣势，求得一种平衡。

男人的错误导致了女人更大的错误。男人以为生育是女人的特权，企图剥夺后；女人便真的把他当作了特权，再艰难再痛苦也绝不能放弃他。于是，女人一次又一次地俯在上帝的脚下接受惩罚，肉体变得麻木不仁。

母亲不就常常以一种大无畏的口吻重温她的辉煌战果吗！“不受罪就能做母亲，我生了你们姊妹5个，怎么过来的？女人这辈子可不就是生孩子养孩子呗。”对她的这种传统教育，你常报以轻蔑的嘲弄。想不到在你身临其境的时候，此话还是一副镇痛剂。肚子痛的时候只需背上两遍，灵极了！

婴儿第一次动人心腑的跳动，点燃了你的生命之火，唤起了你的母爱之情。在此之前，你一直把内脏的蠕动当作胎动，以为这也不过如此。

透过肉体的黑暗，你看到了灵性的光明。你不停地在公园的树林里散步，在那儿你第一次觉得离生命那么近，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只是大自然的旁观者、欣赏者，你与自然融为一体参与了生命的创造。女人是生命的源泉，是圣母！为了那个新鲜的活生生的小精灵，让你再死一次也是幸福的，荣耀的。

当丈夫把耳朵贴近你凸起的腹上，倾听那轻微的胎动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快感。相反，你再不堪忍受他伏向你的身体，你觉得那污浊的精液定会沾污你腹中纯洁的

小生命。

也是在生命跃动的那一瞬间，你理解了你的母亲，并接受了好好的秉性——默默奉献，自我牺牲。你为这种奉献和牺牲找到了最充足的理由（一个成功的男人第一位启蒙老师一定是他的母亲）和最完备的措词（在一个新的自我身上找回失落了的自我）。虽然婚姻也曾让你奉献过一次，牺牲过一次，但那种牺牲和奉献是以“爱”作为交换条件的。生育则不同，它不仅让女人甘心情愿地奉献出全部，牺牲得彻底，而且绝不讲价钱。

从此以后，你再不因为蠢笨的体态而感到羞涩和难为情，你穿上一身合体的男式军装，宛若一位挂满勋章的将军，骄傲地出入于商店、单位和其他公共场合。你发现，当一个孕妇把她的肚皮高高隆起的时候，能够得到很多特权。上车，乘客理所当然应该给你让座，不管你说不说“谢谢”；买东西用不着排队，如果有人跟你计较只能显得他自己风格低下。

生孩子，这是女人非常乐于传授的一门高深学问。她们对于自己的切身感受慷慨大方毫无保留，绝不象对待自己的减肥美容秘方概不外传。所以，尽管你是个初学者，也根本犯不着拜师学艺。三人行必有你师。多少双手在你突起的肚皮上比比划划指指点点，阐述着她们自己的经验和理论，并在很多原则问题上争执不休，各述己见。如果你出现在澡堂里，那么，你的肚脐眼简直就成了金钱、物价、职称、住房……一个热门话题，一个聚焦点。

“准是男孩儿，你看肚子上这条线都通到心窝了，颜色还挺深。喜欢吃酸的吧？”

“也未见得。你看她肚子是圆的。女孩面朝母体，所以肚子才是圆的；男孩背朝母体，所以肚子应该是尖的。”

“躺在床上看看肚脐眼就知道了，如果肚脐眼是凹的就是

女孩，如果是凸的肯定是男孩。”

.....

你终于招架不住，在叽叽喳喳的辩论中逃之夭夭。

“喂，你们动得厉害吗？我这孩子生出来肯定是多动症，怎么老动弹呀？”左床变换了一个角度。

“唉哟，我也是，里边跟揣了只耗子似的，越到半夜越翻天覆地。”墙边上的一位产生了共鸣，立刻坐了起来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面朝里躺着，象是睡着了。

“我怎么老不动呀，没准是个懒丫头？”右床显得心情有些沉重。

“那肯定不正常，你得赶紧跟医生说。”快言快语的左床着急地说“前几天4病房有一个人，早晨起来测胎心好好的，中午她觉得小孩半天不动弹，让医生一听，你猜怎么着？死啦！”

一阵沉默，一阵被恐惧笼罩着的沉默。眼前呈现出生死神浑然交错的刀光剑影，谁胜谁负一时还很难说。你，只是舞台下面一位看客，你多么希望获得一个圆满的喜剧性的结尾，但是你无法左右这个武打片的剧情。当死神的利剑触着生神的肌肤，你甚至挥臂高喊：“使劲杀死它！”是的，做母亲的宁愿听死神的狡笑，也不愿见到生神的残缺。

你至今恨那个声音：“孕妇不能吃兔肉，吃了兔肉婴儿会长兔唇。”听起来是关切之语，其实是幸灾乐祸。你的恶梦里时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人的咬牙切齿的面孔。她为什么早不提醒晚不提醒，偏偏在兔子肉进了你的消化道，不可能再“走前门儿”的时候，向你“道喜。”你不愿挑明这人的尊姓，暗中提防着就行了。

说来也真怪，那天你从《动物世界》的电视节目里看见一群白嫩可爱的兔子，就突然发了兔瘾，偏要吃兔子肉。你明知

道食品店已经关门，今晚很难买到兔子肉。然而，得到兔肉的希望越小，对兔肉的渴求越强烈。你坐立不安，开冰箱翻厨柜，寻找能够替代的食物，可是没有，什么也代替不了让你馋涎欲滴的兔子肉。

丈夫蹬车出去了，转了一个小时，终于不负你望，拎回一只熟兔子。你几乎是扑上去，一把夺过兔子。可你并没有狼吞虎咽，你只吃了那么一点点儿，就命令丈夫赶快把兔子拿走，不要让你闻见味儿，更不要让你再见到它。可是，你吃的那一点点儿，恰是兔子的要害部位——舌头。

知道了兔肉与兔唇的因果关系，你似信非信，时信时不信。医生诊断发育迟缓，你最初的第一个反应，就是兔肉、兔唇，连日来你一直处在这种恐惧之中：无头、兔唇、满脸是眼睛。这种恐惧远比右床生男还是生女的恐惧要可怕得多。但你不愿把内心的恐惧告诉别人，你希望梦永远只是梦。

吃饭、睡觉、聊天、散步，女人一生中唯一的悠闲日子。远离了厨房的油烟味，不再摆弄办公桌上的大头针、曲别针之类，不再为什么报告呕心沥血。什么职称、物价、有奖销售……统统靠边站，一心一意生孩子。难得的超脱，只是在超脱中感到一种说什么也不愿承认的退化感，象关在圈里的母猪，只等着下崽。

5点钟——“探监”的时间到了，病房里顿时充满了浓厚的大大方方的恩爱气氛。

提着饭盒、保温瓶的男人群中走过来属于你的一位。将做父亲的喜悦，象大宝 SOD 蜜，粉饰了他一天的倦色。他殷勤地奉上他的“杰作”让你享用。你呢，对他的“杰作”似乎比对他本人更感兴趣。他坐在你的身边，盯着你的吃相，象一只温顺的猫咪卧在主人脚下，并且不时地舔一舔舌头。“不错。”你边吃